

黄钺秦州起义

窦建孝

1912年3月11日，陇原大地的秦州，发生了一件震惊西北的黄钺起义，推翻了清王朝在秦州的统治势力，树起了甘肃第一面承认共和的大旗，它是甘肃辛亥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。今年又值秦州起义八十周年，特将起义经过追述于后，以作纪念。

一、秦州起义前的甘肃形势

辛亥革命在武昌首义后，全国各省相继响应，革命形势迅猛发展。10月23日陕西光复，11月18日宁夏会党攻占首府，高树“支那大元帅孙”的大旗，宣告成立宁夏军政府。陇南地区的文县、碧口、宕昌、阶州（今武都）等地的农民，在王汝翼、何成海、周天柱等人领导下，集众万余，围攻县城，捣毁厘税局。同月各地农民抗捐抗税，革命斗争此起彼伏，异常高涨。陇南中学学生陈蕴章、韩瑞林等回县组织“英年团”，响应革命，有力地打击了清王朝在甘肃的腐朽统

治。引起了以陕甘总督长庚为首的反动势力的极度惶恐，12月11日，长庚在向清廷电奏中惊呼“现在甘境各匪纷起，秦州、两当等处相继告急，河水、正宁失守，庆阳被围，甘凉一带亦纷纷请兵，其余具报毁局打卡者不一而足，……处处皆需派兵弹压”。同时，甘肃提法使彭英甲在给清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的禀报中也说：“甘肃自九月初间，人心惶恐异常，匪党潜踪变端呼吸，几有不可终日之势”。因此，他们倒行逆施，妄图利用西北偏远闭塞等条件，负隅顽抗，急忙调兵遣将拼凑军队，任命前陕甘总督升允为统帅，分兵东西两路，从南北两面向陕西民军进攻，扼杀革命。

川陕的光复，省内各地革命浪潮的风起云涌，对毗邻川陕，一向较为宁静的秦州，无不起着重大的影响。当时的秦州，官府勒索百姓，滥征捐赋，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蓄怨载道，一触即发。在此之前的1902年，秦州也曾发生过州衙胥吏舞弊粮石案，州署房班二百多人，因贪污田赋粮银，州人白应震等联名揭发上告，胥吏畏罪集体加入天主教，以求外国人之庇护。总督嵩番怕惹起外事交涉，只将知州李应徵罢官，函电

将入教房班人员送回州署。这些房吏由于有洋人撑腰，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，反而气焰更为嚣张，秦州人民对此极为愤慨。

黄钺起义之前，秦州还出了一个杰出的革命派人物陈养源先生。他曾给秦州人民灌输过许多革命道理，传播过不少先进思想，为黄钺在秦州起义奠定了思想基础。养源先生是秦州北关人，家境贫寒，自幼刻苦学习，自立成学，1894年考中进士。历任山东历城、夏津、成武等地知县。甲午中日战后，清政府日趋腐败，列强入侵，民族受辱，国家危亡，处于一旦。养源忧心重重，愤而辞官，想东渡日本寻求救国之路，因日俄战起，东行受阻，就南下上海开了一个“竞全书局”，销售进步书报，传播革命思想，以唤起民众，挽救民族危亡。他出售的书报有《清议报》、《国粹学报》、《新民丛报》、《民报》、《革命军》等，都是宣传维新和革命思想的刊物。当时住沪的革命巨子和著名的进步学者，都和他有密切的往来。蔡元培、章太炎、刘光汉、吴敬恒等，奔走革命，远涉重洋，他都给过经济援助。他不惜巨金，大力扶持《国粹报》，在该报上发表文章。并以全部资财，赞助革命。他对家乡秦

州的时局更为关注，秦州生员陈珩、州人董戒曾去山东和上海，与养源相处多日，深受教诲，归来时带了许多新书，在秦州街头出售，竭力宣传养源的革命思想和革命志向。秦州青年深受感动，从而认识到中国革命已迫不及待，有识之士只有投身到推翻满清的斗争洪流中去，献身为国，中国才能得救。在陈养源的影响下，秦州涌现出一大批奋发图强，向往革命的热血青年和先进分子，他们中如萧汝玉、董戒、张衍荪、马秉彝、王汝翼、张举、陈珩、周希武、李天熙、汪剑平、张锦堂、刘铭玉、赵钟林等，都是黄钺起义的得力助手，所以说秦州起义和陈养源先生也有着密切关联，这些有利的形势，很快促成了秦州的起义。

二、黄钺来甘及起义后临时军政府之成立

黄钺字佑悼，湖南宁乡人，曾留学日本。他的父亲名万鹏，和长庚一起跟随伊犁将军金顺打过新疆，官至新疆提督，因有功于清室，得赐世袭男爵。黄钺思想先进，深怀爱国之志，戊戌变法后，痛恶清室腐败。目睹列强瓜分，山河破碎，生灵涂炭，毅然走向革命道路。以后数年间，四处奔走鼓吹革命，曾与党人张通典、禹之

模往来甚密。与李世昌、黄易等人在上海、武汉组织“中国环球招待所”、“广艺书局”、“益中书局”等秘密机关，进行救国之事。1903年因营救章炳麟、黄兴免于难，对革命极其有功。当武昌起义前，党人袁世铎等以东南各省均已布置就绪，惟西北风气闭塞，革命影响薄弱，故促黄钺前来甘肃，相机举事。1910年11月，黄以候补道员身份，与黎瑞芬等由湖南来到兰州，谒见长庚。长以世交之子十分器重，信任不疑，先后委以兵备处总办，督练所军事参议。黄利用这些有利条件，与谭其蒞、周昆、顺爻等人，秘密组织大同会，联络同志，发展革命力量。但由于兰州官绅大都顽固，革命很难开展，黄综理兵备只有两月，威信尚未全孚，虽经各方奔走，形势总是进展缓慢。这时正值陕西军务紧急，升允疯狂向陕西革命军发动进攻。黄钺乘机夜见长庚，要求拨军一支驻扎陇南，名为堵截关山，以遏陕军，实系欲图夹击升允之背。适长庚以秦州为甘南门户，南入四川，东通陕西，必得人而守之，遂允许编给骁锐军十营。但兰州道彭英甲等人从中作梗，说黄是革命党，不可重用。长庚半信半疑，但话已出口不好收回，便将十营减为六营，只令黄招

募步兵一营，另拨崔正午所部五营旗，更名骁锐军，归黄统率。但崔正午自恃是老行伍，不愿受黄节制，实际只有步兵五百人。

1911年11月21日，黄以骁锐军统领名义率部抵达秦州，兵驻城北泰山庙，黄本人住北关两湖会馆。黄到秦州后与部属张晚松、黎瑞芬等人，积极运动群众开展工作，广泛与秦州绅学各界联络，壮大革命力量。秦州人民因受陈养源先生的宣传影响，许多有识之士早有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之志，正好与黄不谋而合。在伏羌（今甘谷）等地进行联络的先进分子任丹山、魏少武、杨复之、张庭燎等人，已运动成熟地方志士两千多人。此时，黄钺或发函或派人，四处求援。先后派李仁斌、李志南、安国柱、寇献琛等人七次赴陕西联络，征得了陕西革命军司令张云山的允诺，约年内派队来秦，共图夹击。以为声援。派张雯华等赴川边与川军司令李树勋联系，派张桓等到成都和尹昌衡联系，并函电各省军政府遥为声援。此时适逢曾任甘肃第三标管带的刘文厚也来秦相助。刘毕业于山西武备学堂，为人沉毅机智，娴熟韬略，富于革命思想，曾与刘佐寅、方芷亨联合运动军队，图谋反正未成，后借三标改组忠武军

之机离职来秦，黄得此专门军事人才，如鱼之得水。

至此，黄举义之谋益定，于1912年农历正月二十二日夜开会，传集各部队长官，由黄指示发动起义时部队分布人数及地点，命令前哨谢汉秋、汤沥山率八十人占筹防局；帮带崔炳樊率六十人至州署，黄际丰、胡芳廷副之；右哨杨展鹏率四十人至义仓守军械火药；前副哨张祖联率三十人守西关西门；右副哨戴芳泰率三十人守东门东关，兼护天主堂；左副哨刘德馨率二十人守南门；左哨严少春、后哨王章金率步兵一哨，守泰山庙营房并护北门；后哨谭祝萱及巡查秦志芳率六十人至游击署；黄钺自领亲兵四十人及差弁余振东、成起风、严镇寰、张佐胜等赴道署，黎瑞芬、潘炳炎、甘沛霖从之。

农历正月二十三日（阳历3月11日）为起义之日。为安定人心，使起义顺利进行，从正月十二日起，组织社火秧歌队，黄亲临指导，藉娱乐掩人耳目，每早率领军队，由泰山庙经北门开往东校场。十五日后改由中和门进城，经过街市仍去校场。一连几天，群众上街观看，市面热闹异常。二十三日早晨六时，按事先周密安排的军事

部署，兵分三路率队进城，市民安堵，秩序如常。周昆、鲁秉周、李宗纲、黄嗣等早已齐集；黎兆枚、丁广照及董皋民等一部分士绅也先后到达。巩秦阶道向燊及文武僚属，如知州张廷武、守备梁国栋、千总韩忠孝、州吏目杜元模、城防军队队长杜杰等亦接踵毕集，连同地方各界人士共一百多人。黄钺当众宣布约章及起义理由，宣告正式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，申明“本军政府以维持共和，救济人民为宗旨”，众皆欢欣鼓舞，公推黄钺为军政府都督、向燊为副都督。当时即通电京、沪、汉，与川陕各省，布告全甘各县，致书省城满清官吏及前敌各将领，劝其起义。这一天秦州各城门仅关闭了两小时，悬旗之时群众奔走相告，个个笑逐颜开，防御之兵各守岗位，街市商民举手欢呼，未受任何惊扰，惟游击玉润不听劝告，竟发枪抵抗，被派去的军队还枪击毙，黄令礼葬，并保护其家属财产，此外，未伤一人。

军政府成立后，黄以刘文厚娴熟韬略，富有胆识，即任刘为镇司令部正招讨使，以程传霖副之，在秦州城隍庙成立招讨使司令部，所有军事编练调度指挥，由刘程共同负责。招讨司令部下设一等参谋官，由魏少武担任，二等参谋官由向

梁、严少春担任，三等参谋官由张文华、陈同春担任，中军官为郭俊杰，军需官为李毓华，执法官为张兴勃，一等书记官为杨儒翰。司令部成立后，不分昼夜加紧添募军队，先编了步兵一标，由谢汉秋、杨展儒、赵鼎钟任管带。此外又编先锋队一营，以谭祝萱领之，卫队以翟炳樊领之，马队由周秉钧带领，炮队由李占鳌带领，分别驻扎城内及泰山庙各处。另外又将原游击所属部队，汰弱留强，编为步兵一营，以韩忠孝为管带。以城防军编敢死队一队，由杜杰任队长。共计编了步、骑、炮八个营，一个队，约有三千多人，很快加强了防御力量。

秦州起义声威大震，缓解了陕西之危，迫使南路甘军停战，东路陆洪涛在咸阳城外也停止了攻城，乾州马安良部更是军心涣散，只得与陕西民军停战议和，撤军返甘。长庚升允也以大势已去仓皇离兰，狼狈向北逃窜。

三、马军压境，秦兰相持

秦州起义的行动，早为知州张廷武及一些房吏觉察，在起义之前他们已向兰州告密，所以在起义后的第二天，就有省军马福祥的部下马忠孝，带兵一营抵达秦州。进驻距城二华里的王家

磨，虎视眈眈，扬言攻城。城中起义刚过一夜，诸事尚未就绪，忽然来了敌军，城内又无防守设备，形势非常紧张。这时调回秦州筹办自治的张育生在家闲居，他虽未参加起义，但对保全地方观念非常迫切，诚恐战端一开，人民要遭涂炭。他得到黄钺同意，挺身而出，约同地方人士哈陶庵、刘梦石、赵子明，前往马营说和，马军兵卒持刀横枪，气势凶恶。张育生等人，缓步而入，态度自若，从容与语，马为之心折；议妥马军粮草由地方供应，秦州独立问题，呈请中央处理。马军遂移驻天水郡，坐等供给。惟马军压境，人心不免有些惊惶，陇南师范学堂校长王汝翼向当局建议，应速派人分头宣传起义宗旨及军政府政策，以安民心。军政府一面发出文告，一面派周滋生等四出宣传演讲；王汝翼也组织学生上街宣传，并亲往石佛家中，约邻村青年相随，经云山集、剡门镇、太白庙、南河川、金家集一带，每到一地集会宣讲，群众逐渐明了起义的宗旨及目的，人心大为安定。与此同时，军政府还迅速加强防务，令刘文厚督饬各营队，严密布置城防，昼夜梭巡。令参谋官魏少武率参谋人员，于郊外适当地方及泰山庙一带山坡，构筑防御工

事。准备万一来敌进攻、誓将与之决战，决不屈服。

3月15日，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任命藩司赵惟熙署理甘督后，对秦州军政府更加恨之入骨，赵以秦州起义在前，恐于他地位有碍，更是屡次向袁发电诬告“黄钺称兵独立，破坏共和”，并以甘督名义调遣大军包围秦州。令罗平安由凤县移住皂郊铺以扼其南；李宗纲由凤县移住马跑泉、二十铺，以扼其东；刘文绣由陇州星夜赶赴南河川、三阳川以扼其北；马忠孝在王家磨、坚家河以扼其西；崔正午住清水以资接应。命张行志全部回师，意欲以大军四面相胁，令黄速即取消独立名义，共保和平，不然“炮雨弹烟，相见有日”。面对这种恶劣形势，黄钺等革命党人不为所屈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。一面扩充军队加紧训练，加强防务，以备赵的武力进攻，一面继续联络川陕民军，以求支援。同时向有关方面拍发函电，申述秦州起义的真相及宗旨，争取各方舆论的同情和支持。

四、秦州起义后施行的新政

临时军政府成立后，颁布《甘肃临时军政府法约》五章，重申“本军政府以维持共和，救济人

民为宗旨”。明确规定了政府工作的守则待遇及军队条例等。随之军政府一面整编军队，招募新兵，加强军事力量，一面改革组建机构，在都督府下设总务处，军政、民政、财政、教育、司法、交通六司，总司令部、镇司令部、分职理事。根据具体情况，制定新法，以次减免苛捐杂税，革除陋规，紧缩经费，普及教育，整刷学校，采纳张育生轻弊恤民政政策，实行地方自治，具体归纳为以下八条：

（一）加强基层政权建设，成立区、社、村、甲制，城设自治局、参事会，州有州议会，乡设区公所。区以下有社长，社以下有村长，村以下有甲长，层层相属，办理自治各事。

（二）将文社改名为教育会，负责教育行政事宜，发展普及教育事业。创办秦州第一所女子学校。

（三）实行简政。将旧衙署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六房合并，设立总务科、司法科总揽其事。设经徵局，管理钱粮赋税，由地方公正人士参与，避免官绅杂摊盘剥。

（四）裁减军队，把过去的游击营、干总等机构裁去，将有名无实的兵额除去，只留三百

名，编为城防军。

(五) 立崇俭会，提倡节约简朴，汰除婚丧旧习俗上的浪费。

(六) 设立夜校，对无力入学的儿童，以及一些文盲，不分男女，按区域成立夜校，扫除文盲。

(七) 按区、社、村、甲分别设立息讼会，凡民间婚姻纠纷及吵闹、争持等轻微事件，予以调解。

(八) 裁撤州衙的捕、快、皂三班，设立侦缉队，严禁勒索人民的钱财。

五、军政府之结束

秦兰两方相持三个月中，赵惟熙一直主张用武力进攻，藩司俞恪士、议长李镜清力主议和。俞、李认为清帝退位，全国共和，大局已定，各方停战之时，出师无名，秦州独立适应潮流，川陕军又在眼前，作战未必把握取胜。尤其李镜清刚直有胆，在争论中声色俱厉、慷慨陈词，甚至拍案相争、挺身阻拦，所以虽大军压境、四面包围，终未发生战争。

秦兰独立之谁先谁后，经黎元洪、谭延闿和川陕军政府，替黄辩白，秦州方面也派汪剑平，周

尚志等赴京上书，袁政府逐渐了解黄钺是为了促成甘肃共和而独立，不是为作都督而争权。至此，袁世凯又来虞电，略谓：该道前次倡议反正，以误会甘肃未承认共和所致，情有可原，惟甘电到京，实在阴历正月廿三日之前，政府成立，亟应统一，应与赵督妥商和平解决。所陈甘肃宣布共和不实各情，自应静候查办。后又有国务院转袁啸电节开：“该道心迹，实有可原，惟秦州拥兵不下，殊于大局有碍，务遵迭次电令，罢兵息事，所称查办一节，应俟解决后，再行核办，务即商赵督妥筹办理，该道诸事布置就绪后，克日来京，听候录用云云”。黄得此数电后，觉得是非已大白，南北议和之后，各省政权已经统一，甘肃一省难以长期保留两个军政府，为了争取策略上主动，黄便于3月26日拟定八项议和条件，与兰州方面交涉合并之事。兰州方面由省议会牵线，派周炳南、谭少山等人赴秦州谈判。此后，秦绅张世英与省临时议会议长李镜清，往返函电会商多次，秦州军政府提出解决条约，由省议会通过，并转赵督认可。6月7日，双方再次会谈，由陈贞瑞，周昆代表秦州临时军政府，张世英代表秦州绅学界，向楷、彭名崇代

表兰州军政府，李象贤代表兰州议会，宣布通过条约签字，送甘督府执行，秦州军政府便宣告结束。前后经过，将近三月，向燊仍为陇南道尹，军政府所遣士兵，归向接管，恤民一切新政，交地方人士接收。

军政府结束后，赵惟熙电袁，略谓黄自独立后，除戮游击玉润，此外未伤一人，不愧文明办法。今则相机解决，实则深明大义。该员年富才优，乞加委任，以发挥其才能。袁亦连次来电：“如部署事竣，望速来京，以备录用，勿萌高蹈之怀”等语。而黄则志气刚直，于临去致电袁，“……钺本下才，不适于用，赵惟熙于钺时毁时誉，毫无定评，其毁皆伪，其誉岂真？赵本无自知之明，何得有知人之识，无论毁誉，钺皆不受。大总统于钺也，随奖随斥，不取证全国之议论，惟依一人为转移。则斥之者何辱，奖之者何荣？愿给假南归，暂免服务，事理应然，非敢高蹈也。更有呈者，民国建设，用人贵慎，争权势者无端人，恋利禄者昧公益，以退为进者尤为患失鄙夫，在位之人或不免此，而才俊之士黜抑实多，夫如钺者千百辈，未必损国民毫末，真才不偶，窃谓非福。大总统任命之始，每未知其人

贤否，遽受人以事权，迨众论皆非，又挟全力相抵抗，以为成命难收也，全命令必拂輿情，窃恐欲遵崇命令，反致摧残命令矣。此中消息，不难索解。中央基础未固，何可自为摧残，今日黄钟弃而瓦缶鸣，舆论抑而专制盛。然则推倒清廷所为何事，现象如此，诚何以对流血志士并清政府乎？愚者千虑，希垂察焉云云”。豪言壮语，意气凛然，大有英雄壮士之概。以袁世凯当时之权威，能敢出此直言者，为当时之所仅见。

军政府结束后，黄钺应谭延闿函邀，于6月17日返回湖南。秦州军学各界在孔庙明伦堂，举行隆重的欢送会，黄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临别赠言。绅学各界致书告别，黄的幕宾汪剑平，英年多才，致书告别时，有“风萧水寒，小子去矣，他日中原逐鹿场中，或相值耳！”之语。起程之时，秦州民众学生千人，送往东郊，依恋不舍，挥泪牵衣，握手告别。秦州人民还作了一篇纪功词，写在旗上，送给黄钺，以作永久纪念。

与彭总的两次会见

吴剑夫

(一)

1949年8月，我们在定西休整期间，一天省委孙作宾书记叫我谈话，面授我进城后的任务，嘱我回去准备第二天同省委同志一道出发。次日下午四时许我和陈成义、辛安亭、辛兰亭、任启民、石干峰等十二位同志乘车出发。我们所乘车辆是新近从敌人手里缴获的，全身都是毛病，颠颠簸簸行速甚低；路上不断抛锚检修，费去不少时间，从车道岭到金家崖整整走了五个小时。夜幕已经降临，距宿营地还有很长一段路程，大家心里都很着急。路上往来运输车辆都闭灯行驶，急如穿梭。行进间，忽见一辆吉普车迎面飞驰而来，车上一人探出头来，频频挥手示意让我们停车。两车都戛然各停一边。吉普车上跳下一人向我们问话，陈成义同志下车答言，见他们握手言笑，似甚熟识。原来吉普车上下来问话的人是一